

梦中人生

王火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MENGZHONGRENSHENG

WANGHUO

I217.2
331
2

王火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梦中人生

BH42103



1989 · 成都

B

606925

责任编辑：金平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版面设计：杨桦

书名 梦中人生

作者 王火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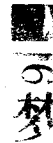
1989年6月第一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.375

印数 1—2,700册 字数 357千

ISBN7—5411—0391—8/I·362

定价：5.10元





王 火 1989年春

笑着凝望前方，
多少年春秋风霜。
所思，所想，
未必都能回答；
羨心中无尘埃，
愿窗外有阳光。

白下旧梦

王火

小引

过去了的，不再回来；
只有梦，仍在徘徊；
也许，仅是一个旧梦。
有秋风秋雨，残痕笈管；
也许，不仅是旧梦，
与生活一起前进的思索
扑面而来……

作者手迹

内 容 简 介

人生入梦，梦中人生。

这部小说浓缩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潮动和时代风云，作家将自己真挚深刻的人生阅历、人生思索和人生领悟，化作这些动真情、袒胸臆，令人荡气回肠的优美篇章！连同作家灵魂的每一丝皱褶，都纤毫毕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书中有蒙昧孩童对离异父母、破碎家庭的窥视；有热血青年寒窗苦读，抗敌报国的描写；有眷恋热土的知识份子，奉献青春才智的动人故事；还有密云骤风的首都北京留下无解的梦……这些作品涌动着对生命的挚爱，对理想的求索，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讴歌及其对既往人事的反思，无一不闪烁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光彩。

目 录

小序：流逝的人生岁月和残留的梦境	1
啊！在那虎踞龙蟠的石头城， 有我童年的足迹	
白下旧梦.....	3
逝去的怅惘.....	74
岁月如流，时光飞逝，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噩梦仍常浮现在我眼前	
夜，吟着悲歌.....	119
雨的精魂.....	177
黄浦江畔，滔滔江水日夜东流， 那里缠绕着我如烟如雾的记忆	
红 斧.....	231
明月天涯.....	246
密云骤风期的北京，留下了 这两个萦绕在梦中的故事，使我沉思	
滚烫的回忆.....	313

朦胧之谜	341
我不能忘怀沂蒙山，不能忘怀那些镌刻在心上的 人和事，不能忘怀那些似梦非梦的遭遇……	
爱的期待	365
新“三岔口”	372
潜网上的漩涡	393

目 录

小序：流逝的人生岁月和残留的梦境	1
啊！在那虎踞龙蟠的石头城， 有我童年的足迹	
白下旧梦.....	3
逝去的怅惘.....	74
岁月如流，时光飞逝，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噩梦仍常浮现在我眼前	
夜，吟着悲歌.....	119
雨的精魂.....	177
黄浦江畔，滔滔江水日夜东流， 那里缠绕着我如烟如雾的记忆	
红 斧.....	231
明月天涯.....	246
密云骤风期的北京，留下了 这两个萦绕在梦中的故事，使我沉思	
滚烫的回忆.....	313

目 录

小序：流逝的人生岁月和残留的梦境	1
啊！在那虎踞龙蟠的石头城， 有我童年的足迹	
白下旧梦.....	3
逝去的怅惘.....	74
岁月如流，时光飞逝，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噩梦仍常浮现在我眼前	
夜，吟着悲歌.....	119
雨的精魂.....	177
黄浦江畔，滔滔江水日夜东流， 那里缠绕着我如烟如雾的记忆	
红 斧.....	231
明月天涯.....	246
密云骤风期的北京，留下了 这两个萦绕在梦中的故事，使我沉思	
滚烫的回忆.....	313

啊！在那虎踞龙蟠的石头城，
有我童年的足迹……

白下旧梦

过去了的，
不再回来；
只有梦，
仍在徘徊；
也许，仅仅是一个旧梦，
有秋风秋雨，屐痕苍苔；
也许，不仅是旧梦，
与生活一起前进的思索
扑面而来……

——小引

那是一九三五年的冬天，特别冷。南京城北靠近玄武门一

带，地域空旷，夏季时布满绿色浮萍的池塘面上这时结上了一层毛玻璃般的厚冰。马路上汽车、洋车都很少，稀稀落落的行人有的戴着毡帽、呢帽，有的用围巾缠着脖子，有的将脑袋缩在皮领大衣里。西北风呼来啸去，卷得路上、空地上尘土飞扬。树木抖落了最后几片枯叶，枝条光秃秃、空荡荡，象讨饭的乞丐用清瘦的手指伸向苍天。灰白色的浓云愁眉不展地逗留在天边，象些伤心得低头沉思的白头老人；忽然又变成了一群肥胖的绵羊……我有时就站在二楼爸爸书房靠近阳台的落地玻璃门里，脸偎着厚玻璃，把自己的鼻子贴在厚玻璃上揪得瘪瘪的，呆呆凝望着古台城上和远处北极阁、鸡鸣寺上那些云彩的变幻。按照我的想象，能看到海里的帆船，能看到宫殿里的王子和公主，能看到北冰洋上的白熊，……常常想得有多美就有多美。一站就能呆呆地站上半天。

一连多少天，都有人往家里送礼。收到礼，都由堂兄家璧照管。他将礼品一古脑儿都锁在橱里，还用一本红格子的帐簿登记上了册。礼品有用红纸封袋包的银元和钞票，也有花花绿绿的“礼券”。那是上海永安公司、先施公司的“礼券”，也有南京中央商场、安乐酒家的“礼券”，凭券可以去购物或吃喝的。更多的是一盒盒的绸被面绸幛子，不是大红的就是粉红的，里边附着些脸盆大的金字。有一次，我翻开偷偷看过，四个金字是“天作之合”。送礼的人这么多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问过堂兄家璧，他光是笑笑，也不回答。我心里老装着个闷葫芦。

我们家，住一小幢新盖的红砖假三层洋房，楼下四面都是花园。花园用细竹竿编织成的紧密高篱笆圈起来。从楼上望出去，可以看到遥远的紫金山，也看到北极阁、鸡鸣寺。西边北极阁那座美丽的小山上有幢朝南的大洋房，式样方方正正很奇特，屋顶

更怪，是用金黄的麦秆盖的。晴天时，太阳一照，屋顶明光锃亮，象童话中的宫殿。听爸爸说：那是宋子文的房子，麦秆是从美国运来，每年换一次，那房子冬暖夏凉……宋子文是谁，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是个大官儿，人人都知道的。那时候，抗战还没有爆发，在南京政界，当官儿的都在争抢着盖新的花园洋房。大家一竞赛，本来荒凉的城北一带就热闹起来了，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新洋房。住在这一带的大都是中央的“要人”。爸爸不是什么“中央要人”，但他是大学教授、报社社长，人们都很尊重他，所以也住在这新住宅区里。不过我们家的房子是租的，不但不能同北极阁上宋子文住的大洋房比，就是比起邻近的叶公馆和徐公馆来气派也小得多了。他们都是自己新盖的真三层洋房，式样别致，房子大。叶公馆的洋房是青砖青瓦英国式的；徐公馆的洋房是奶油色墙皮配上红瓦西班牙式的。那可真够意思。叶家那个戴黑边眼镜穿獭皮领大衣天天坐轿车去办公的大胖子，听说是中央党部的什么长。我同班同学徐乐山那个瘦精精西装笔挺戴金丝边眼镜的爸爸，是外交部的次长，两家都有福特牌汽车，我们家却只有一辆洋车。虽然拉洋车的胡二把黑色喷漆的洋车和镀克罗米的车灯擦得锃亮，座位两旁一边插上一支彩色的鸡毛掸帚，前边安了一个拖着红绸子的喇叭，冬天时洋车上放着一床红蓝格子呢的毛毯，谁坐上去他就把毛毯严严实实给盖住腿。他个儿高，身体健壮腿儿长，拉车跑起来飞快；一边跑一边捏着喇叭：“叭布—叭布—”路边行人都会抬脸望一望，比街上那些兜生意的野鸡黄包车来不知要富态多少，可是它到底是人力车呀！坐在上边比起福特牌小轿车可就寒伧俗气得多了。那时我虽只有九岁，对这还是很明白的。

花园里，本来是我消闲解闷的去所。春天，我会撒上茑萝花

种，让翡翠般纤细的绿藤和星星形的猩红洁白的花朵爬满竹篱。夏天，我爱躺在树荫下平整松软的草坪上透过乱枝繁叶，望着飘浮白云的蓝天，或者阅读《小朋友》和《儿童世界》，或者翻看《新闻报》上的“王先生和小陈”的漫画。秋天，我在草丛里砖石下逮蟋蟀，捉金铃子。这些时候，“约克”总是紧紧跟着我。“约克”是条爱尔兰种的棕色洋狗，两个大耳朵，一个翘鼻子，人家送给爸爸的。它是最亲密最亲密的朋友了。只要我一叫：“约克！”它立刻飞奔而来，迎着我摇尾伸舌。要是拍拍它的脑袋，它就高兴得闭上眼睛用身子来摩擦我的裤腿。但冬天到了，花园里除了龙柏和雪松仍旧葱茏碧绿，别的树木和花草都枯萎了，一片荒凉景色。天冷风大，我也不爱到花园里去了。爸爸早些日子去北平了。他走后，屋子里的壁炉、火炉都不生火，到处冷冰冰的。在学校里可以跟同学们打打闹闹，回到家里，屋里空荡荡不见人，更觉得不是味儿。我们的洋房里，楼下是会客室、吃饭间、贮藏室和堂兄家璧的房间；二楼是爸爸的书房，我的小书房兼卧室，还有爸爸的卧室和洗澡间；假三楼虽然面积很大，实际是个低矮的阁楼，由烧饭兼带收拾房间的女佣人李嫂住着。拉洋车的胡二住在花园左边厨房隔壁的平房里，他不拉车时兼带看大门做花匠。白天时，堂兄家璧到报社办公，李嫂总在厨房里淘米洗衣、煎鱼炒菜，忙忙碌碌。爸爸又规定：“约克”不准进楼里来！这样，下午放了学回家，一幢洋房就只有我独自一人了。我怕鬼！放学回家，天不黑就把楼上楼下的电灯到处都开得大放光明。爸爸不在，我有时放放留声机，听听歌曲和京戏唱片，有时爱在他书房里寻找乐趣。他那套用木匣装着垒成高墙的“二十四史”我是不碰的，书橱里的那些书我却乱翻乱看。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上我能片片断断连猜带想地看懂一点点；

《水浒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爸爸讲过一些故事给我听过，上边的绣像画吸引着我看了一遍又一遍；《石头记》什么的前边的绣像画都是些古装女人和男人，没有打仗的场面我不爱看都扔到一边。许多厚厚的不知是什么名字的书，只要看不懂，我都不去碰它。爸爸顶喜欢的一些线装书是些什么“诗”呀“词”呀的，我也不去碰。……

一连好几天，我总觉得家里好象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我却捉不住摸不着。我曾见李嫂和胡二两人嘀嘀咕咕，胡二有时候狡猾地笑笑，李嫂有时候看着我叹口气，仿佛想告诉我什么却又不想讲。我心里有点奇怪，却又不知该怎么办。这天放学回来，我见李嫂将楼下贮藏室腾空了！东西都搬到了她住的三楼上去。我问：“李嫂，你干嘛？”她似乎想说什么，朝我看看，眼神里带几分怜悯，结果又什么也没讲，只答：“侄少爷让搬的，说是先生让这么干的！”爸爸不让佣人叫他“老爷”，只准佣人叫“先生”。我听了，只得心上又纳着个闷葫芦不作声了。

我真盼着爸爸快点从北平回来。他回来，可来陪陪我。他有时带着我上玄武湖，星期六晚上带着堂兄家璧陪我到新街口看电影逛中央商场，有时晚上还带我睡。堂兄家璧在报社工作，在家里就是爸爸的秘书。爸爸去北平了，家璧常常夜晚就不回来，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不见踪影。听胡二说，家璧爱去城南夫子庙和秦淮河里玩。那是些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听人说都是些不好的去处，有妓女，有歌女，有……爸爸在，他是不敢去的。那天夜里，他喝了酒红着脸回来了，上楼来看我。我还没有睡，躺在床上独自拼七巧板玩。见到了他，我说：“家璧，我要看电影！看《火烧红莲寺》！”他喷着酒气，往沙发上一坐，说：“那电影不好！小孩不能看！”我改口说：“那就看劳莱哈台的《从军乐》！”他